

民国名刊简金

MINGGUOMINGKAN JIANKIN



《现代》《文饭小品》
散文随笔选萃

雾外江山

朱兆林◎选编

「花动」山春色」

民国文坛，大师辈出，

由此成就了一批

争奇斗艳的文学名刊！

《小说月报》、《语丝》、

《现代》、《文饭小品》、

《太白》、

《杂文（质文）》、

《论语》、《人间世》、

《逸经》、《鲁迅风》、

《万象》、《野草》……

民国名刊
简金

天津人民出版社

民国名刊简金

MINGUOMINGKANJIANJIN



《现代》《文饭小品》
散文随笔选萃

雾外江山

朱兆林◎选编

「花动一山春色」
民国文坛，大师辈出，
由此成就了一批
争奇斗艳的文学名刊——
《小说月报》、《语丝》、
《现代》、《文饭小品》、
《太白》、
《杂文（质文）》、
《论语》、《人间世》、
《逸经》、《鲁迅风》、
《万象》、《野草》……

民国名刊
简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外江山 / 朱兆林选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2(2012. 6 重印)

(民国名刊简金)

ISBN 978 - 7 - 201 - 03022 - 7

I. ①雾…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022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37.80 元



《现代》封面之一

文飯小品



期四第

月五

《文飯小品》封面之一



序

舒 芜

文学期刊的出现，是文学传播上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大事。先前，诗文写成，达到读者；只靠口耳传诵，笔墨传抄，既慢又贵且零散；从而，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者与作者、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背景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效果的关系，等等，都是松散的，迟缓的，辽远的，朦胧不明的，难以预计的。即使在名山胜景、邮亭驿馆的壁上题写，在盛会雅集沙龙中吟诵，影响可以扩大一点，经久一点，究竟也很有限。印刷术虽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其用于文学作品，长时期只是为前代作家或自己晚年才刻成集子，慢慢送人，不用于随时写成的单篇文字，除了进学中举点翰林时的刊文之外。而自清末始有文学期刊、民国20年代始有新文学期刊以来，情形大为不同了。一篇之出，短则以周计，长亦不过以年计，可以克期印成千万份，与千万读者相见。而且，还有别的作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以同一体裁品种或不同体裁品种的作品，同时在一本期刊上与读者相见。并且这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期刊杂志在那里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都有作品在那上面与读者相见，读者也可以期待着常在那上面见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这样，作者就会相当明确地知道他的作品是写给哪一类读者看，大致有多少读者，知道读者大致会怎样接受，欢迎不欢迎，考虑要不要适应读者，或是引导读者，或是改造读者，或是有意与读者为敌；也大致知道自己在这上面将与哪些作者哪些作品为伍，考虑要不要适应他们，或是我行我素，或是有意立异，或是委而去之。有了文学期刊，所谓“文坛”的“坛”才有了实物，“坛”就是主要由期刊组成的。新文学对旧文学的迅速胜利，就表现在新文学期刊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占领了期刊就是占领了文坛。新文学运动以来，认真努力作旧体诗文的人



一直未绝，仍自有其师承流派，也有成就颇高的；然而，他们没有什么期刊，偶有几个也势孤力薄，不成气候，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坛”，就显得溃不成军了。有了文学期刊所组成的文坛，而后才可能有职业半职业作家。每种文学期刊有一个主编或编辑部，在作品的催生、接生，促进、促退，安排、协调，组织、引导等等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文学市场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这一角色是先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他给文学史带来许多全新的东西。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晨报副刊》，没有“开心话”这一栏的设立，没有孙伏园，没有孙伏园与鲁迅的关系，没有孙伏园善于笑嘻嘻地催稿，就不会有《阿Q正传》，或者不会在那个时间写出来，或者不会是现在这个题目这个样子。《阿Q正传》如果是在没有文学期刊之前写出来的，即使能达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也不会在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危惧不安，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头上，从而对作者为谁作种种猜测，多方打听，先是到处说《阿Q正传》处处在骂他、后来又逢人便声明不是骂他这些戏剧效果。甚至，孙伏园如果不是离开北京一段时间，《阿Q正传》就会比现在长些，阿Q被枪决就会迟些。

研究晚清以来的文学史，特别是研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史，当然要研究各种别集、总集、长篇专著，但单是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研究各种文学期刊（以及有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期刊）。一个文学期刊，往往大致上体现一个流派、一种主张、一种倾向；即使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商业性刊物，也仍然有一个大致共同的倾向。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作品的“语境”，作品中未明言的所指，作家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影响的比较和受读者重视欢迎的程度的比较。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文学流派倾向的全貌，看清一个个文学流派倾向如何以其全部作品而不仅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在起作用。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一个文学论争（也有些不纯是文学范围上论争）的全貌，看清论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看清论争各方的是非得失。鲁迅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十多二十年来，时常被举为鲁迅如何“尖刻”如何“不宽容”的例子。只有研究了当时的有关期刊，才看到其实是梁实秋首先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么一个文艺理论上的问题，引到“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引到“到××党去领卢布”的问题，给



论敌扣上一顶当时千真万确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红帽子，这才看得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称实在还是很宽厚的，这是近来逐渐有人弄清楚的了。

新文学运动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散文的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鲁迅、周作人两个高峰的创作成就主要都在散文方面，就是证据。要研究新文学的散文方面的历史，尤其要研究文学期刊。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特别还因为，散文多是短篇小幅，无论是再现现实，还是表现自我；是针砭时弊，还是抒写性灵，多是一片一面，一花一叶，所以更需要从文学期刊上来研究，才能够把每一篇散文作品放在其具体“语境”中，同一流派倾向中，不同流派倾向的竞争中来理解。

新文学中的新散文，滥觞于《新青年》的“随感录”。《新青年》不是文学期刊，后来它一分为三：后期《新青年》继承了前期的政论而外，《小说月报》继承了它的文学方面；《语丝》继承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小说月报》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是商业性的文学期刊，商务印书馆不能不任命沈雁冰（茅盾）出来接任该刊主编，是鸳鸯蝴蝶派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沈雁冰接编后把它彻底改造为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则是新文学的一大胜利。《小说月报》以小说和文学理论为主，其所载的散文随笔，常常带着小说的印迹，是后来的社会速写报告文学的先声，代表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语丝》则是第一个散文刊物，其主要人物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其共同点是充分发扬主体性，任意而谈，批判旧的，催促新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后来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周作人从“我思故我在”的立场，坚持思想自由、个性自主，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论语》、《人间世》、《逸经》、《文饭小品》等散文随笔刊物，被论者称为“闲适派”。鲁迅则从“我在故我思”的立场，坚持面向人生，解剖黑暗，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太白》、《杂文》、《鲁迅风》、《野草》等杂文小品刊物，被论者称为“战斗派”。这两个称呼未必十分贴切准确，但大致可以说，二者正好分别代表《语丝》的一面，是《语丝》的一分为二。二者曾经尖锐对立，今天从文学史的宏观上看，又未尝不可以说是合二而一，共同发扬了《语丝》所开创的光辉传统。此外还有比较中间比较兼容并蓄的《现代》和《万象》，二者不纯是散文刊物，而所载散文亦有相当分量，很值得注意和研究。



上面说的《新青年》之后的十种新文学期刊上的散文，大致包括了新文学史上民国时期的主要散文。现在按期刊分别选集，较常见的名家名作，也与同一期刊上较不常见的作家的优秀之作选在一起，这样就接近于以期刊为载体的散文发展史的“原生形态”，带露沾泥，生香活色，读起来与读作家专集或他种选集不同，那些多少有些折枝花的味道。对于爱好散文的读者和研究散文的研究者来说，这是我们敢于说这套选本有他种选本所不能代替的价值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舒芜序于碧空楼。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在一些时候，左、中、右三类作家能够并存于同一个时空。以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组成的左翼，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沿，同时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及其对外退让不抵抗的政策，始终采取揭露、批判和抗争的态度；以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反动作家构成的右翼，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却对进步文艺产生着相当的负面影响；所谓中间派主要是指资产阶级自由派文人，他们既不与左翼作家为伍，又不和右翼作家同流合污，他们不赞同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但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又多采取批评的态度。纵观“五四”以后30年现代文学史，这种中间派的文人，无论从数量上、影响上，还是在文艺领域内部，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中间派文人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在于：（一）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环境；（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三）部分深受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潮影响的文人，对自己命运和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

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个10年（1927—1936）而言，这一时期有相当影响的中间派的刊物和副刊就包括《新月》（月刊）、《现代》（月刊）、《申报·自由谈》、《论语》（半月刊）和《文饭小品》（月刊）等。在上述中间派刊物中，《现代》则以其打破门户之见，兼收并蓄的办刊方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现代》和《文饭小品》

《现代》，月刊，16开本，大型文学刊物，1932年5月1日创刊于上海，1934年11月1日出版至第6卷第1期后停刊四个月，1935年3月1



日复刊，同年5月1日出版第6卷第4期后停刊，共出刊34期，上海现代书局发行。第1、2卷由施蛰存编辑，第3至第6卷第1期由施蛰存、杜衡合编，第6卷第2期至终刊由汪馥泉编辑。

《现代》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文艺刊物，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艺门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论、翻译作品，此外还有文艺界的消息、文学家生活照片等。刊发散文随笔类作品的栏目先后有《文》、《杂碎》、《随笔·感想·漫谈》、《散文》、《史料·逸话》、《文艺独白》、《文艺杂志》、《文艺杂录》、《随笔》等。

《现代》自创刊伊始，就声称“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①所以它的作者队伍构成成分也比较复杂，这一特点从下列名单中是显而易见的：鲁迅、茅盾、郭沫若、洪深、叶紫、张天翼、瞿秋白、冯雪峰、夏衍、周扬、钱杏邨、叶圣陶、郁达夫、欧阳予倩、巴金、老舍、沙汀、艾芜、沈从文、楼适夷、杜衡、施蛰存、穆时英等等。

就文学成就而言，《现代》是许多现代文学名著的摇篮。比如该刊发表过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茅盾的《春蚕》、郭沫若的《离沪之前》、洪深的《香稻米》、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巴金的《海底梦》、郁达夫的《迟桂花》、老舍的《猫城记》、穆时英的《公墓》，等等。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看，具有强大的作者阵容，并且刊发过众多文学名著的文学期刊，是屈指可数的。我们认为，在这类刊物当中，《现代》仅次于《小说月报》。

《现代》之所以选择“现代”二字作为刊名，我们在此亦有必要做一简单的分析。我们认为其含义至少有两个：第一，该刊的主办单位，包括投资出刊者和发行人，都是上海现代书局，以出版者或文学团体为刊物的名称，这是颇为常见的事情。第二，该刊着眼点是放在现代上的，尽管编者宣称“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②但是编者仍然在有意无意之间，对建构中国现代艺术空间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比如：介绍了很多西方现代文学流派，发表了许多中国现代派文学家的作品等。从这个方面看，《现代》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摇篮，甚至我们可以说，

① 施蛰存：《创刊宣言》，载《现代》创刊号。

② 施蛰存：《创刊宣言》，载《现代》创刊号。



《现代》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代派”。

1934年11月施蛰存和杜衡编完了《现代》第6卷第1期，就辞去了编辑的职务，1935年初施蛰存同康嗣群商酬办一个刊物，于是便有了《文饭小品》。

《文饭小品》为月刊，散文随笔类刊物，大32开，1935年2月5日创刊于上海，同年7月31日终刊，共出刊6期，编辑人康嗣群，发行人施蛰存，脉望社出版部发行，上海杂志公司总代理。

《文饭小品》原为晚明著名文学家王思任作品集的名字，该刊编者虽强调以此作为刊名是出于偶然，但仍作了两点解释：其一，“夫普天下之人莫不要吃饭，吃饭而要一点本领，……然则我们这群搦笔管的朋友，既无其他本领以谋饭，而饭又不会自己来，无已，其吃文饭乎”？^①其二，“……人生除了吃饭之外，似乎还该有点事做。量力而为，于是决定写文章。文章之好坏，不能以饭之吃得饱而为标准，各尽其能，所以本刊毕竟不计其赚钱与亏本而问世也”。^②

《文饭小品》在以主要的篇幅刊登散文随笔类作品之外，还刊登了少量的小说、诗歌、文论、翻译作品，以及介绍外国作家、作品、文坛近事的文字。就其主体精神而言，同《现代》仍然有相通之处。此外，由于世事沧桑，以及文学观念与追求等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左翼作家较少在该刊上发表文章了。不过，在这短短的6期刊物上，我们仍然读到了不少大手笔的文章，如：林语堂、周作人、俞平伯、戴望舒、林庚、金克木、郁达夫、沈启无、施蛰存、康嗣群、钱歌川等人的作品。可能是出于该刊比较小的原故，它只设立了两个小栏目：《微言》、《絮语》。前者主要刊登批评时事和文艺界的文章，后者则以刊发抒情味较浓的散文为主。

二、现代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上海作为其进攻中国内陆

① 康嗣群：《创刊释名》，载《文饭小品》创刊号。

② 康嗣群：《创刊释名》，载《文饭小品》创刊号。



的基地，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挑起战事，即著名的淞沪战争。由于当局推行不抵抗政策，同年5月5日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四个多月的战事使得上海的所有文艺刊物都被迫停刊。在战事结束后，《现代》成为最早问世的一个文艺刊物。该刊的主办单位是现代书局，这家书局曾经发行过著名的左翼文艺刊物《拓荒者》、《大众文艺》等，但这些刊物均为当局所查禁。后来迫于官方的压力，出版了官办刊物《前锋月刊》，该刊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但由于社会反应冷淡，只出刊至1卷7期就停刊了。出于发展文化事业和获得理想经济效益的需要，现代书局的老板打算出一种不会冒什么政治风险，又能为各类读者欢迎的中间色彩的刊物。于是，他们找到了既不是左翼作家，又与国民党没有关系的文化人施蛰存。双方一拍即合，《现代》也随之诞生了。

施蛰存说：《现代》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共十二期，是我主编的，它们可以代表我的文艺态度”。^① 那他编此刊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说：“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故不是同人杂志。……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② 在50年后他对此又作了较为具体的补充：“这是一个以不介入政治漩涡为宗旨的刊物。当时为这个刊物撰稿的有左翼作家，也有自由主义作家。对于各种外国文学及文艺理论，它采取介绍而不是宣扬的态度”。^③ 施蛰存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自然有其政治、文艺以及办刊方法等方面的主观原因，但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其一，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有明显进步倾向的文艺刊物是多有限制的，所以，办一个中性刊物多少还能争取到一定的生存空间。其二，施蛰存讲：“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希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按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的出版物。我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

① 施蛰存：《重印全份〈现代〉引言》，《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② 施蛰存：《创刊宣言》，载《现代》创刊号。

③ 施蛰存：《读〈现代〉重印本书感》，《文艺百话》，第282页。



另外请别人编辑。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现代》绝不可能编成为一个有任何政治或文艺倾向性的同人杂志。”^①

既然不是同人刊物，那么，《现代》就“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②于是，这本刊物就表现出了一种现代期刊中少有的开放的胸襟，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功不可没。从今天看来，《现代》有三方面的内容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第一，尽管宣称中立，坚持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但并不回避社会现实问题；第二，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阵地；第三，从文学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出发，为不同的文学见解创造平等论争的机会。

在现代的中国，想寻找一块文学的净土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许多社会问题都是一个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所无法回避的，哪怕是一些总希望远离政治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也无法超然物外。《现代》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是采取积极关注态度的。在纪念柔石烈士遇难两周年的时候，鲁迅先生写下了著名的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就发表在《现代》第2卷第6期上，同期还刊发了一组有关柔石的图片；英国进步作家萧伯纳来到上海，该刊迅速作出反应，在《现代》第2卷第5期上刊发萧在上海活动的图片，随即又发表鲁迅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第3卷第1期）等文章予以宣传；1933年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7月1日出版的《现代》第3卷第3期就以《话题中之丁玲女士》为题刊登照片四幅披露此事，而当时上海各报刊对此均表示沉默；茅盾的政治倾向性很强的小说《春蚕》也是发表在《现代》（第2卷第1期）上的，而当这部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以后，就遭到了御用文人们的围剿，《现代》又迅速作出反应，在第3卷第2期上以《〈春蚕〉——从作品到电影》为题，刊登照片6幅；针对国民党当局“攘外须先安内”的国策，胡秋原写了一篇锋芒毕露、反语迭出的杂文《中日亲善颂》，也是发表在《现代》（第3卷第2期）上……由此可见，《现代》亦有其激烈和不“中立”的一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众多的文艺思潮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一大批中国作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现代文学史上，对于介绍

① 施蛰存：《重印全份〈现代〉引言》，《文艺百话》第280页。

② 施蛰存：《创刊宣言》，载《现代》创刊号。



各种西方文艺思想功劳最大的刊物，当首推《现代》，因为这本刊物不仅每期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在第5卷第4期还专门出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就现代派文学而言，《现代》更是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它不仅介绍有关的理论和作品，同时也刊发国内作家的使用现代派手法创作的作品，如象征主义的诗歌、新感觉主义和意识流的小说等。除施蛰存以外，戴望舒、李金发的现代派诗歌，穆时英、刘纳欧等人的现代派小说，大都是发表在《现代》上的。由此，我们说，《现代》促成了中国现代派文学成长，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第一块里程碑。

由《现代》办刊宗旨所决定，不同倾向的作家，不同倾向的理论，不同倾向的作品，在这本刊物上并存。从作家上看，有鲁迅、周扬、张天翼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有梁实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左翼作家的反对派；从理论上讲，介绍过马克思主义文论，也介绍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介绍过现实主义，也介绍过现代主义；从作品上看，有前面提到的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茅盾的《春蚕》和洪深的《香稻米》、艾青的《芦笛》等进步倾向鲜明的作品，也有老舍对当局和革命力量均有批评的《猫城记》，还有施蛰存、穆时英、刘纳欧的现代派小说，戴望舒、李金发的现代派诗歌等等。值得一提的还有后来给《现代》蒙上一层阴影的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这场论争是在1931年底，由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引发的，当时他写了《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等文章，这些文章当中有不少言辞是非难左翼文学运动的。对此“左联”以《文艺新闻》为主要阵地，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予以反驳，其中重要的文章有瞿秋白执笔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洛扬（冯雪峰）的《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等。当双方争论正在激烈的时候，苏汶（杜衡）于第二年7月出版的《现代》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以“第三种人”的身份介入了这场论争，后来又发表了《“第三种人”的出路》和《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①为自己的文学观进行辩护，同时亦对左翼作家进行驳诘。苏汶的“第三种人”同胡秋原的“自由人”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文学史家常把他们等而视之。针对苏汶的观点，易嘉（瞿秋白）写了《文艺的

^① 载《现代》第1卷第6期和第2卷第1期。



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周起应写了《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①予以反驳，鲁迅先生也发表了著名的《论“第三种人”》。^②在这场论争中，双方有言辞激烈之时，但也并非没有沟通和谅解之处。1933年1月1日出版的《现代》第2卷第3期上同时刊发了洛扬（冯雪峰）的《并非浪费的论争》、苏汶的《一九三二年文艺论辩之清算》、丹仁（冯雪峰）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对一年多的论争进行了总结，双方态度都趋平和，尤其是苏汶在其文章中对自己的观点做了局部的修订。这组文章亦标志着一场为期一年有余的文艺论争的结束。客观地讲，这场论争是属于文艺理论上的不同见解的争论，而非敌对势力的斗争，当事人亦如此看，有事实为证，争论过后，鲁迅编《创作的经验》一书时，曾通过楼适夷向杜衡、施蛰存约稿，后者亦热情恳请鲁迅等左翼作家为《现代》撰文。《现代》在这场论争中所充当的角色也没有背离它的宗旨，它始终是采取兼容并收的态度的，时常是把双方的争论文章同期发表。因此，我们说因为苏汶作为《现代》的编辑，因为他关于“第三种人”的论文在《现代》上刊登而使其罩上一层阴影，是有欠公允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现代》自第6卷第2期开始由汪馥泉主编，并被“革新”为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已与原来的《现代》大相径庭，在这里我们就不作评论了。

《文饭小品》可谓《现代》的遗绪，它虽然继续坚持《现代》的宗旨，但已变得平和淡雅多了，这可能与其以发表散文小品为主有一定的关系。有必要一提的是施蛰存在该刊上发表的文章当中，有几处流露对鲁迅关于小品文的论述的不同见解，从今天看来这主要属于文艺观方面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其中的个人恩怨。在1933年10月8日的《申报·自由谈》上，施蛰存发表了《〈庄子〉与〈文选〉》一文，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因此同鲁迅有过争论。虽时过境迁，施蛰存仍有不服气之处，然而这与那些恶意诋毁鲁迅的人是有天壤之别的，鲁迅逝世后，施蛰存撰文表示深切的哀悼即为有力的佐证。

① 载《现代》第1卷第6期。

② 载《现代》第2卷第2期。



三、《现代》与《文饭小品》的散文随笔

前面已经提到《现代》与《文饭小品》都是开放的和兼容的，所以它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就本书的编辑而言，我们从内容上把它们分成四个大类：（一）世间情话——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二）自然韵语——描绘自然景物的散文；（三）论世警言——录有关社会问题的杂文；（四）文坛独白——与文学有关的各类文字。

作为一个文学家，如果不关注现实社会生活，那么，他便不可能产生涌动于胸间的激情，没有激情自然也就不会创造出足以传世的优秀作品。左翼作家就不用说了，那些自由派的作家，尽管他们总是标榜中立、总是想从人事纷争中超脱出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他们隐现于字里行间的的天不甘沉寂的双眼，看到他们关怀现实人生的古道热肠。在本书所选的作品中，有反映社会重大事件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有表现社会生活不同层面的《平津道上》（巴金）、《北行散记》（刘白羽）、《火线上》（楼适夷）、《破马车》（赵景深）、《暗夜行路》（罗洪）等，有展示各类人物的《老邻居》（李一冰）、《西安的女儿们》（王莹）、《烂铜小贩》（林蔚春）等，有记叙个人生活的《夏之一周间》（老舍）、《第一夜失眠》（何家槐）、《买书》（阿英）、《寻病记》（徐訏）等，有描写异国见闻的《拿破里漫游短札》（李健吾）、《在电车上》（谢冰莹）等。这些作品尽管角度不同、风格各异，但是其中都凝注了作者那浓得化不开的真情，也蕴含着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与批判。

自从人类学会了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一天起，自然界便日渐成为了人类审美观照的对象，于是，她便以自身变化多姿、永不枯竭的美，去滋养着她的儿女们，同时她也成了文学作品吟咏不尽的永恒主题。一旦人们在世间变得越来越孤独、乏味了的时候，大自然便敞开她那洋溢着无限生机的胸怀，用她的真情、雅趣、妙韵，帮助人们找回曾经失落的自己。古往今来，吟咏自然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在《现代》和《文饭小品》上撰写此类文章的作家们，更是用他们那娴熟的生花妙笔，把自然界的众多事物，表现得如诗如画。本书所选的此类作品中，有描绘自然景观的《春雪》